牡丹诗折射下的唐代社会和文人心理

魏培鑫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杭州 310023）

摘 要：牡丹是唐诗中一个重要的吟咏对象，寄寓了诗人的情感体验和审美心理。牡丹诗作为唐代诗词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对于研究唐代社会具有较大的价值。本文以唐代的社会生活和文人心理为考察对象，从牡丹诗入手，通过分析牡丹所具意蕴的变化，探索不同时期唐代社会风貌的变迁和文化心态的差异。

关键词：唐代 牡丹诗 社会现实 文化心态 变迁

唐代以来，牡丹作为一种观赏花卉逐渐走进世人的视野，成为唐代诗歌辞赋中一个重要的吟咏对象。移种京城以后，因统治阶级的推崇，牡丹逐渐由皇宫扩展到京师衙署、私家庭院，成为唐人最为倾心的珍贵花卉，引起了自上而下的玩赏风气。因此，以牡丹为主题的诗词大量涌现，成为唐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唐代的社会文化心态和文人的审美心理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不同阶段的牡丹诗对此有着生动的反映，寄寓了诗人不同的思想情怀。本文正是从牡丹诗入手，对唐代不同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文人心理作一探讨。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就整个中国古代史而言，大唐王朝无疑是最光辉灿烂的一页。但具体到唐朝的各个时期，情况就不尽相同了。随着唐代政治经济的发展，盛唐、中唐、晚唐的社会局面和文人心态出现了些许变化。《毛诗序》云：“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1]（P63）唐代社会出现的种种变化都在唐人的牡丹诗中得以体现，所以盛唐、中唐、晚唐的牡丹诗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反映着唐代社会文人心态的变迁。

（一）盛唐牡丹诗

初唐时期，牡丹的审美价值刚被发现，还未从宫廷延及民间，因此牡丹诗的数量寥寥。又诗人大多是由初唐入盛唐，所以本文从盛唐牡丹诗谈起。

盛唐是整个唐朝历史中最为精彩的一段时期，政治清明，边疆稳定，百姓安居乐业。这一时期的诗人自信乐观，沉浸于太平盛世的氛围中。牡丹诗的格调轻快明朗，灵动飞扬，反映出的是处于历史上升时期和繁华盛世的人们所具有的自信洒脱，优雅从容。诗中处处折射着诗人对现世安乐的肯定和赞扬，对未来无限的遐想和憧憬。

盛唐牡丹诗最具代表性的即是李白任供奉翰林时所作的三首《清平调》：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2]（P265）

据李叡《松窗杂录》记载，“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会花方繁开，上乘月夜召太真妃以步辇从。诏特选梨园弟子中尤者，得乐一十六色。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手捧檀板，押众乐前，欲歌之。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学士李白进清平调词三章。白欣承诏旨，犹苦宿酲未解，因援笔赋之。”[3]（P65）李白将娇艳的牡丹花与美丽的杨贵妃对照描写，以花喻人，以人拟花，既写了牡丹的风神摇曳又写了杨妃的美艳动人，一举两得，交相辉映，堪称佳作。

另一位盛唐时期的诗人王维也写过一首著名的牡丹诗——《红牡丹》：

绿艳闲且静，红衣浅复深。花心愁欲断，春色岂知心。[4]（P76）

田园诗人王维的诗素来娴雅恬适。他将笔下的牡丹拟人化，并将其置于闲适恬静、幽远宁致的画面中，虽然怀春伤春，花心欲断，但在这样的诗情画意里，“绿艳红衣”的牡丹却也显得优雅脱俗，清新宁静。诗人寄托于此的并非是对逝去时光的叹息与苦痛，而是对眼前满眼美艳的珍惜与怜爱。

盛唐的牡丹诗情调健朗酣畅，反映出历史上升时期的社会文化心态。无论是李白的《清平调》还是王维的《红牡丹》，都烙上了盛唐强势文化的印记，是诗人“对有血有肉的人间现实的肯定和感受，憧憬和执着。即使是享乐、颓丧、忧郁、悲伤，也仍然闪灼着青春、自由和欢乐。”[5]（P224）

（二）中唐牡丹诗

长期的繁华导致了唐代社会普遍的奢逸之风。据唐李肇《唐国史补》记载，“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而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弈，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6]（P60）中唐时期，牡丹已走入市井百姓的生活，绝美娇艳的牡丹令世人如痴如醉，被冠以“花王”的美誉，“残红落尽始吐芳，佳名唤作百花王。”[7]（P7099）整个社会沉浸在对牡丹的追捧赏玩之中，牡丹诗除对牡丹自身的特点进行描摹之外，还对当时的玩赏之风做了刻画。最著名的当属刘禹锡的那首风流倜傥的《赏牡丹》：

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8]（P185）

诗的前两句用庭前芍药和池上芙蕖来对比牡丹，芍药妖艳却缺少格致，芙蕖洁净却没有性情，虽也是绝色花卉，但美中不足。后两句开头仅以一个“唯”字便将牡丹的特殊地位凸显出来，独一无二，艳压群芳。一个“动”字再次映证了牡丹的美，只有国色天香的牡丹在绽放时才会全城轰动，倾城观赏。

徐凝《牡丹》云：“何人不爱牡丹花，占断城中好物华。”[9]（P5382）牡丹凭借其美艳娇媚、富丽华贵而为世人喜爱，使得诗人感叹道：“虚生芍药徒劳妒，羞杀玫瑰不敢开。”[10]（P5375）牡丹在长安城中引发了倾城痴狂、万人空巷的赏花浪潮，白居易《白牡丹》云：“城中看花客，旦暮走营营。”[11]（P9）

中唐的牡丹诗较盛唐来说，不再是那种热烈张扬的基调，没有了明朗清新的语态，而是充满了全民性的对牡丹几近偏执的追逐。世人对牡丹的追逐导致了牡丹的大面积种植，长安城中牡丹的价格飞涨。由于唐人热爱大红大紫，深色牡丹更是成为万众瞩目的宠儿，尤以深红色牡丹为贵，许多王公贵族甚至不惜一掷千金。白居易在《买花》中写道：“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12]（P23）唐人对牡丹的追逐达到了扭曲的地步，痴狂的背后蕴含的是欲望和虚荣。“牡丹热”日益走向歧路。这种局面逐渐引起了一些具有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的文人志士的警觉，他们创作了一些揭露牡丹价格过高的诗歌，对“牡丹热”进行质疑和批判。如王建《闲说》云：“桃花百叶不成春，鹤寿千年也未神。秦陇州绿鹦鹉贵，王侯家为牡丹贫。”[13]（P327）柳浑的《牡丹》将其与戎葵对比：“近来无奈牡丹何，数十千钱买一颗。今朝始得分明见，也共戎葵不校多。”[14]（P2014）戎葵本是平凡多见的植物，作者借以嘲讽世人对牡丹的追逐。白居易在《牡丹芳》中呼唤道：“去岁嘉禾生九穗，田中寂寞无人至。今年瑞麦分两歧，君心独喜无人知。无人知，可叹息。我愿暂求造化力，灭却牡丹妖艳色。少回卿士爱花心，同似吾君忧稼穑。”[15]（P187）

开元盛世是唐王朝的鼎盛时期，盛极必衰，不久之后的“安史之乱”给李唐王朝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虽然“安史之乱”被平定，继任的君主企图为国家的复兴作出努力，但是始终无力回天，大唐再不似从前那般繁华昌盛。“繁华有时节，安得保全盛？”[16]（P123）身处中唐的人们对逝去不久的太平盛世怀着一份深切的眷恋和无限的追思，诗风愈发苍凉和落寞。“安史之乱之后，人们抚今追昔，感旧伤怀，对开元天宝盛世深情的追忆成为中唐的时代心理。”[17]（P58-63）这时的牡丹诗，更多的便是通过对牡丹惜败的叹息，表达对逝去繁华的无尽思念。如白居易《惜牡丹二首》（其一）道：“惆怅阶前红牡丹，晚来唯有两枝残。明朝风起应吹尽，夜惜衰红把火看。寂寞萎红低向雨，离披破艳散随风。晴明落地犹惆怅，何况飘零泥土中。”[18]（P186）这时白居易笔下的牡丹不再是先前那般明媚动人，风雨过后，诗人看到的只有牡丹寂寞残败、离散零落的孤影，恰如经历了动乱的唐王朝。诗人对牡丹的惋惜，也正是对国家的哀叹。

纵观中唐时期的牡丹诗，除对牡丹价格飞涨和“牡丹热”的不满和批判以外，融汇其中的就是对盛唐繁华的追忆。盛唐时期的乐观明朗、积极健康的风格已被世事磨砺，沉郁惆怅、落寞萧瑟的风气在诗人的笔下荡开，展现着处于社会下滑时期的文人所具有的心态和感受。

（三）晚唐牡丹诗

唐代晚期，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党派倾轧成为政治的三大痼疾。社会环境险恶，经济日益走向衰退。百业尽褪的晚唐再不似盛唐那般繁华，生不逢时的文人虽也有匡扶社稷的抱负，但无奈社会现实，再没有盛唐时期的志气昂扬。这一时期的牡丹诗一部分仍然承继中唐的传统，对那个逝去的盛世皇唐无限追思，一部分则是直面现实，对当下帝国飘摇、身世零落的现实细致描绘。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批判牡丹品质和社会风气的诗歌。

1.对盛世繁华的继续追忆

大唐帝国的盛世繁华到晚唐几乎不复存在，那个九重城阙的长安城也不复往日那般热闹繁华。诗人们面对着势将倾颓的晚唐王朝，仍然对以前的繁华尽处心驰神往，而牡丹作为荣华富贵的象征，因其富丽堂皇之气吸引着晚唐诗人去回味、追思那段美好时光。如王贞白的《看天王院牡丹》：

前年帝里探春时，寺寺名花我尽知。今日长安已灰烬，忍随南国对芳枝。[19]（P8062）

年诗人的生活可谓极尽悠闲，暮春时节，赏花探寺。而现在，那无忧无虑的生活连同赏牡丹的兴致都随长安城一起燃为灰烬，流寓南国，纵使花开烂漫，更教人痛苦难耐，激起诗人追忆过去的心思愁绪。

罗隐的《牡丹花》云：“可怜韩令功成后，辜负秾华过此身。”[20]（P20）唐末无名士子的《睹野花思京师旧游》云：“曾过街西看牡丹，牡丹才谢便心阑。如今变作村园眼，鼓子花开也喜欢。”[21]（P8849）薛能的《牡丹四首》（其二）云：“万朵初照庭，狂游忆少年。”[22]（P6502）都蕴含着诗人对过去繁华生活的一种怀念和追思。诗人在牡丹身上寄寓了他们对帝国的怀念、青春少年的追忆和对风雨漂泊日子的叹息。

2.帝国飘摇、身世零落的写照

晚唐时期，诗中“残牡丹”的意象开始出现并不断增多，“残花何处藏，尽在牡丹房。”[23]（P6548）残落衰败的牡丹既是江河日下的帝国的真实写照，也是生活在晚唐的诗人们飘零身世的象征。李建勋《残牡丹》云：“失意婕妤妆渐薄，背身妃子病难扶。”[24]（P8430）风飘蕊落的牡丹只会徒增诗人的伤感落寞。虽姿色出众，却孤零一生的鱼玄机在《卖残牡丹》中借牡丹抒发自己对凄苦身世的叹息：“临风兴叹落花频，芳意潜消又一春。应为价高人不问，却缘香甚蝶难亲。红英只称生宫里，翠叶那堪染路尘。及至移根上林苑，王孙方恨买无因。”[25]（P9048）李商隐《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其二）中也道：“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悉人。玉盘迸泪伤心数，锦瑟惊弦破梦频。万里重因非旧圊，一年生意属流尘。前溪舞罢君回顾，并觉今朝粉态新。”[26]（P13）牡丹为雨所败，一春生气，涤荡全无，诗人由牡丹零落写到人事变化，惆怅之情难以言表。诗人们借用“残牡丹”的意象，寄寓自己的悲剧命运和身世之苦，抒发对帝国衰败与繁华尽逝的落寞之感。晚唐的牡丹诗中，不再有盛唐的明朗欢快、昂扬激越，也不再有中唐对牡丹的如痴如醉，取而代之的是诗人对国家衰败的慨叹，对自身命运的悲鸣。

3.批判牡丹品质及社会风气

晚唐的诗人回首往事，体察当下，慨叹惋惜之余更增添了一份对牡丹的华而不实和社会风气的浮荡豪奢的批判。王叡在《牡丹》诗中将牡丹比作祸乱人心的妖媚之物：“牡丹妖艳乱人心，一国若狂不惜金。曷若东园桃与李，果成无语自垂阴。”[27]（P5743）又如徐夤在《牡丹花二首》（其二）云：“能狂绮陌千金子，也惑朱门万户侯。”[28]（P8151）王溥眼中的牡丹竟不如普通渺小的枣花桑叶：“枣花至小能成实，桑叶虽柔解吐丝。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29]（P1081）此外还有翁承赞《万寿寺牡丹》：“烂熳香风引贵游，高僧移步亦迟留。可怜殿角长松色，不得王孙一举头。”[30]（P8091）诗人感叹牡丹吸引了贵游高僧的全部注意，青松长势再好也无法引得游人过客为之驻足停留。到了晚唐，诗人笔下的牡丹成了祸国殃民的妖媚之物，以前那个绝美雍容的牡丹变成了徒有虚表的祸害。在政治飘摇、经济萧条、民风凋敝的晚唐社会，身世零落的晚唐人有着一种无法消解的末世情怀和时代衰落感，这就使得晚唐的牡丹诗显得忧郁低沉、哀婉凄迷，充盈着诗人的愁绪和哀思。

美国学者史蒂芬·欧文认为中国的诗歌“不像许多的中国史所讲的那样，每半个世纪发生一次巨变，在一千多年前创作的诗歌里，发展和变化的过程甚至可以用年和月度量。”[31]（P2）盛唐至晚唐的牡丹诗正是说明了这一点。诗歌在世道风俗、社会现实、民众心态等的合力下，不断发生变化，反映着及其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

牡丹在中国拥有悠久的栽培历史，此后不断发展，从中医药材到观赏花卉，无论是其实用价值还是观赏价值都为世人所重。雍容华贵、大气磅礴的牡丹自唐朝以后，一直被国人视为国家繁荣昌盛的象征，寄寓着百姓追求安泰祥和的美好期望。作为盛唐气象的代表，牡丹以一种王者之姿，渗透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绘画雕刻、建筑装饰、诗词戏曲、花卉园艺等众多领域都摇曳着她的华丽身姿。

唐代牡丹诗不仅凝聚了整个唐代社会的现实生活、思想心态，也为后代的牡丹诗奠定了基础。牡丹也是唐代诗歌一个独特的审美意象，或赞扬或批判，或昂扬或低婉，时代背景的不同推动着牡丹诗主题风格的变化。牡丹诗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整个唐代的现实生活和社会心态，同时体现着唐代不同时期、不同历史背景下文人的审美心理和情感基调的变迁，对于追溯当时历史有着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毛诗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王琦.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李叡.松窗杂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4]王维.王维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5]李泽厚.美的历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6]李肇.唐国史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7]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79.

[8]刘禹锡.刘禹锡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9][10]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1][12][15][18]白居易.白居易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13]尹占华.王建诗集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2006.

[14]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6]白居易.白居易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17]刘航.牡丹：唐代社会文化心理变迁的一面镜子[J].学术月刊,2005.

[19]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0]罗隐.罗隐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1]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2]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3]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4]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5]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6]李商隐.李商隐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7]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8]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9]全宋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0]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1] [美]史蒂芬·欧文.韩愈与孟郊的诗歌.[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4.

The Tang social and literary psychology under the refraction of Peony poems

WeiPeixi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jiang,Hangzhou 310023)

Tel:17816875619

Abstract：Peon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ang poetry, bearing the poets'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aesthetic psychology. Peony poems, as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Tang poetry, have a great value in the research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article takes the social life and the literati's psychology of the Tang Dynasty as the object for investigation, exploring the change of the social styles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differences of the cultural mentality in different period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hange of the meaning the peony implied.

Keywords：Tang Dynasty；peony poems；social reality；cultural mentality；change